

青州剪刀  
锻制技艺

青州剪刀锻制技艺是青州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工艺。据史料记载,明朝嘉靖年间,青州就有了制作剪刀的手工作坊。青州剪刀的前身是大三剪刀,何为“大三”?“大三”是刘家剪刀上的标记,即产品商标。《益都县志》记载:“青州剪刀为铁器之最,大三剪刀品质最优。”在民国初期,青州大三剪刀已是誉满大江南北,在青州的手工业中,成为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佼佼者,与当时杭州的张小泉剪刀、北京的王麻子剪刀“三足鼎立”。民间长期以来就有“齐家锥子任家刀,大三剪刀不用挑”的民谣,可见其品牌已深入人心。

剪刀生产在历史上纯属小手工业,制作工艺完全是手工。那时每家红炉打制剪刀,由三人组成。师傅主管控制炉火中煅烧的剪坯时,一个徒弟拉风箱,一个徒弟司锤,当剪坯烧红时,拉风箱的人停止拉动,操起大锤,与另一伙伴轮番用大锤打击剪坯。而掌钳师傅,则左手用铁钳夹住剪坯,右手紧握小锤,指点两个徒弟快速击打剪坯,锻成理想的剪刀雏形。其生产工艺相当复杂,制成一把剪刀需要经过3个阶段、72道工序。

第一阶段:从搭配材料到制成半成品,需要经过23道工序,主要工序有配料、煅锥形、熟钢、煅剪头、弯葫芦、煅剪股、制作凹槽等。第二阶段:从半成品到做成剪刀,要经过41道工序,主要有锉剪刀、淬火、磨剪刀、压光、锉剪股、装配等。第三阶段:做一个小垫圈需要8道工序:裁条、冲眼、打毛刺、剪圆、锉圆、割花、摆放、烤色。

青州剪刀硬度好,据说是由于用甜水井的水淬火。从生产剪刀的地址来看,做剪刀的都集中在城里东城墙下剪子巷,离此不远的东城墙边有两口大水井,这两眼井的水都是清甜甘甜的食用水。青州剪刀就用此水淬火,因此做剪刀的都集中在这里。另外,甜水淬火对剪刀刃口硬度也很有影响。剪刀刃口的硬度是钢材经过热处理后内部组织变化的结果,它与剪刀的锋利度有直接关系。硬度低就不耐磨,也不能保持长时间的锋利度,但硬度太高也不能保持锋利,因此淬火后还要回火使刃口钢既有适当的硬度,又有一定韧性,这样才能达到刃口锋利、不崩不卷的要求。

(据《潍坊文化遗产·非物质文化遗产卷》)



青州剪刀(资料图片)。

## 藏在深山里的红色记忆

◎齐英华 文/图



南官庄村的“抗战槐”。

烽火岁月,潍坊的深山密林中,曾有多处鲜为人知的兵工厂,制造前线抗敌的武器装备,留下代代相传的红色故事。

在群山起伏的安丘市邵山镇,大鞍山巍峨耸立。据明万历版《安丘县志》记载,“城西六十里曰邵山,一名巨平山”,指的就是大鞍山。它海拔467米,顶部地势平坦,有400余亩,横亘南北。

镇区南侧的南官庄村,东依大鞍山,北依小邵山,西侧是平川深沟,村南是一条大沟,村北也曾有条大沟,恰将村庄拱于土岭之上。村子地理位置十分隐蔽,交通闭塞,自古出村盘山行,道路崎岖蜿蜒,自然成为兵工厂的首选之地。

村中三棵古槐呈南北方向一字排开,像三兄弟一样守护着村庄。古槐枝繁叶茂,主干高约21米,冠幅约20米。去时正值夏日,满地洒落的槐花像时光回馈了大地。村党支部书记李元勋介绍说,近500年的三古槐是村庄的灵魂,也是历史的坐标,以东20亩地就是兵工厂旧址,因此三古槐被称为“抗战槐”。

“抗战槐”承载着抗击侵略、保家卫国的荣光。1939年,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五十一军在南官庄村征用20多间民房,建起兵工厂,生产手榴弹、地雷、枪支等武器,也进行枪械维修,造出来的机枪拿到村东试准星。自1941年冬天起,日伪军不断进山“扫荡”,兵工厂工人随时准备将生产设备埋入地下或藏匿起来撤离。1943年正月初八,日伪军再次到南官庄村“扫荡”,事先得知消息的工人早已把设备埋起来,村民藏在家中不敢出门。日伪军抓来八名村民拷问,一无所获,他们继续“扫荡”,最终在一户村民家中挖出铁床等设备,恼羞成怒,枪杀了八人。1943年8月,八路军鲁中军区歼灭南官庄的伪文礼部大部,秋天接管并复建南官庄兵工厂,直到1947年,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时,兵工厂搬迁。

村民一代又一代的口述传承,描绘出古槐树下的生动画面:村民在古槐树下烙饼、做煎饼,给工人做饭,工人在古槐下支起“红炉”打造兵器,在西侧那盘清光緒二十年(1894年)制成的石碾上碾制火药……

风吹过,槐叶沙沙作响,槐花簌簌飘落。三棵古槐见证了抗日烽火,守护着共同的记忆,为村庄繁衍生息带来福报。石碾依旧服务于村民,碾辣椒、碾韭菜,碾出当下生活的人间美味。

安丘市辉渠镇西南方向,城顶山东北麓,群山环抱之中,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小

村庄——张家溜村。村子不大,却因一段特殊的历史而显得与众不同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是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五十一军的被服厂;解放战争时期,这里是共产党的兵工厂。

明万历《安丘县志》载:“八十里(县治西南)曰太平山上有长城岭。”又载:“古长城,一名长城岭,在太平山上。”张家溜村北是山岭,村南即是长城岭,村庄植被丰茂,地形隐蔽,道路崎岖,这些无疑成天然屏障。当年被服厂、兵工厂选址于此,正是看中了这里的隐蔽性——即便敌机在上空盘旋,也很难发现藏于山坳中的厂房。

沿着蜿蜒的齐鲁天路,跟着导航,锁定村庄位置,七拐八拐进村,电话那头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洪胜告知“沿着坡上去就行”,结果一脚油门上坡发现是羊肠小道,一侧是“悬崖”,一侧是果园。

弃车步行,沿山路继续前行。村庄东南位置,两棵槐树前立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、潍坊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名录、山东

省革命文物名录的牌。老槐树身上的“树洞”,是兵器“威力”的见证——工人们试制好的枪弹会在树上打几枪,试试效果。

站在古槐下,放眼望去,房屋大部分已经坍塌,部分石墙保存完好,还有些是石块堆起的围墙,院子里种着果树。从残留的地基、院落,仍能看出兵工厂当年的布局,一栋院落曾是办公室,尚有铁门锁着,透过门缝看向里面,土坯房屋的墙面已经斑驳不堪。旧厂房像一位沉默的老兵,静静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,提醒着我们:“一切都可以倒掉,唯一不能倒掉的是民族豪气。”

1942年8月,播鼓山战役之后,国民党鲁苏战区主力五十一军——三师以城顶山为中心部署驻防,师司令部驻西南山区的王家沟,鲁苏战区党政分会、干训团和政治部也驻防在本防区,依靠三师保卫,被服厂设在张家溜村,征用民房,为前线将士赶制军装、棉被等物资。1943年2

月,城顶山战役后,被服厂撤销。

1947年初,鲁中军区和安丘独立团在张家溜村建立兵工厂,村里腾出80多间房屋。兵工厂有一百二三十人,分为翻砂、木工、修理等若干小组,制造火药、手雷、引信、地雷、弹药、手枪等。村民有在兵工厂工作的,也有给兵工厂当后勤的。村民张启林的父亲、爷爷在兵工厂干过粘雷管、做枪托、拉风箱、配火药等工作。1948年底,兵工厂迁至临朐九山一带。

张家溜村村民革命热情高,觉悟高,为革命全民皆兵,人人站岗,距离此地3里地,就是国民党防区,而兵工厂却能平稳生产,不为外人知。

岁月侵蚀了当年的建筑,兵工厂房屋虽已褪色,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,那段隐蔽而光辉的历史。兵工厂旧址不仅是几间旧房子,更是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——藏在深山里的红色记忆、精神丰碑。它所承载的精神,将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,砥砺前行。

## 文物会说话

## 郑板桥的“聪明糊涂心”

◎崔斌

说起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,有一段传奇的故事。

相传有一年,郑板桥到山东莱州云峰山,观摩郑公碑,晚间借宿在山下一老儒家中,老儒自称糊涂老人。老人家中有一块特大砚台,郑板桥看了大为赞赏。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,以便请人刻于砚台背面,郑板桥便题写了“难得糊涂”四字,并盖上了自己的名章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三朝功名凝于一方印石,可叹!

因砚台阔大,郑板桥也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,老人写道:“得美石难,得顽石尤难,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。美于中,顽于外,藏野人之庐,不入富贵之门也。”写罢也盖了方印,印文是:“院试第一,乡试第二,殿试第三。”

郑板桥看后,顿生敬仰。这哪里是寻常老儒,分明是退隐的官场高人!所谓“顽石”,原是不愿同流合污的傲骨。他望着砚台下余下的空隙,感慨知己相逢,补题道:“聪明难,糊涂尤难,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,退一步,当下心安,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两段文字,一咏石,一咏心,相互唱和,颇为有趣。

后来,郑板桥又多次应朋友之邀,书写“难得糊涂”的同题作品。因此,存世的“难得糊涂”版本不止一种。潍坊市博物馆珍藏的“难得糊涂”刻石,就是其中的一件。

清代郑板桥(郑燮)撰书“难得糊涂”刻石,石碑高不及半人,宽逾一米,厚若青砖。石上“难得糊涂”四字,以郑板桥独创的“六分半书”写就,楷隶参半,行草隐现。下方还有一段小字题跋,写的是:“聪明难,糊涂难,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,退一步,当下心安,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落款写有:“乾隆辛未秋九月十日,板桥。”后钤“郑燮之印”“七品官耳”印,右上角有“橄欖軒”白文引首章。文字疏密错落间,藏着一位清代文官复杂的人生况味。它是潍坊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之一。

这短短的几句话,引发了人们对郑板桥“聪明”和“糊涂”的思考。

论起天资,郑板桥可是绝顶聪明的一人。



郑板桥书画刻石拓片《难得糊涂》(资料图片)。

板桥坐上轿子,感觉如同簸箕颠簸,五脏六腑仿佛要被摇出体外,询问领班衙役缘由,却得知这是当地惯例。

郑板桥故意让轿夫们抬32个土壘入轿,土壘是用来支炕的,每个有十来斤重。轿夫们无奈,只得照办。当轿子一起,几个轿夫的肩膀几乎被压弯。偏偏郑板桥还命令他们继续唱号子。轿夫们苦不堪言,汗透衣衫,哪里还顾得上唱号子。乡绅们在远处窥探,暗自心惊:这位县令,可不是个好拿捏的角色。

这份聪明,在应对官场贪腐时更显锋芒。相传又一年,朝廷派了姜钦差到山东巡查,这位钦差以“接两把子”的外号著称。他抵达潍县后,深知郑板桥清廉,却仍试图搜刮些金银。郑板桥在送别时,以一个大盘盒为礼,食盒沉甸甸的,钦差满心欢喜地打开一看,却发现里面装的并非白银,而是大萝卜。萝卜上还附有一首诗:“东北人参凤阳梨,难及潍县萝卜皮。今日厚礼送钦差,能驱魔道兼顺气。”姜钦差气得脸色铁青,却又无可奈何——郑板桥送的是“土产”,说的是“顺气”,挑不出半分错处,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

可偏偏就是这样一聪明人,时常要做些“糊涂事”。

郑板桥在潍县时正遇百年未见的旱灾,而钦差姚耀宗却不闻不问,反而向郑板桥求字画。郑板桥就以“鬼画”讽刺,姚耀宗怒而撕画。郑板桥见民间惨象,心力交瘁。家人劝导:“如今皇上不问,钦差不理,你又何必较真?”郑板桥怒言:“我何尝不想自己是个糊涂人。可装糊涂,我装不来!”他安排开官仓赈灾,一人承担所有责任。他让百姓写借条领取粮食,待其离任之时,又将借条一把火烧了。

家书最是藏不住一个人的真性情。郑板桥牵挂着家乡,他写的家书,有着清醒的善意和温暖。

郑板桥任范县知县时曾写家书给堂弟郑墨。信中说自己成进士,做官数年无恙都

是侥幸;他惦念家乡的亲朋好友,叹息家乡的贫困与亲友的艰辛,每一念及,含泪欲落。他让郑墨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接济亲友,“挨家比户,逐一散给”,他列出一定要照顾到的亲朋,其中还包括旧时的同学。

这样的“不聪明”,同样表现在他对阶层的认知上面。古代社会对农、工、商有歧视,而郑板桥不以为然,在家书中直言:“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,只有农夫,而士为四民之末。”没有农夫的辛勤劳作,其他人都要饿死。他直言当时的读书人一捧书本,便想中举,中进士,当官,想着如何攫取金钱,造大房屋,置多田产,如此的读书、做官与民无益,还不如不读书。

这样的“不聪明”,似乎做了很多“愚”的事情。

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决定修筑城墙。潍县原只有夯土城墙,防御功能较差,宜改为石墙,同时,这也是以工代赈、缓解饥荒的好办法。他带头行动,宣布“修城工六十尺,计

钱三百六十千”,这相当于他半年的薪水。他还明确自己主持修城“一钱一物概不经手”。他不沾工程一分钱,也不许下属中饱私囊,那段时间,他时常亲自到工地查看,见饥民们能上热饭,脸上才露出些许笑容。

有一夜,郑板桥外出,在一户人家的窗外听见了读书声,走进屋子一看,家徒四壁,青年韩梦周正在苦读。郑板桥心生怜意,决定资助他,后来韩梦周也不负所望,考中进士。自己的儿子留在家乡,郑板桥无法亲自培养教导,却求才若渴,悉心救助,在世俗人看来,这也算得上是愚人做的“愚事”一桩吧!

可谁能否认郑板桥的聪明。他的聪明是和善良同行并进的。

他说:“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,我图娱悦,彼在囚牢,何情何理,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!鸟类令人愉悦,应当是自由的。他也不惯虐待动物的行为,见小儿用线系住蜻蜓,螃蟹玩耍,待兴致过后便将其折杀,他痛心不已。他最惬意的事是“睡梦初醒,尚展转在被,听一片啾啾,如《云门》《咸池》之奏”。

“聪明难,糊涂尤难,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放一着,退一步,当下心安,非图后来福报也。”

再读郑板桥的话语,却觉得字字珠玑,需要慢慢品,一遍遍去品。郑板桥在清醒里的聪明常常带来了痛苦,他独舞,他自行,他走在一条小路上,人烟稀少,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聪明可以救百姓于水火。

他做不到视而不见,他的放下、让步,也许是对百姓利益和官场规则的折中,难在他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,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。在那时,智者是孤独的,善者也是孤独的。

如今,潍坊市博物馆的“难得糊涂”刻石依然吸引游人驻足凝视,有人叹服他的书法,有人玩味他的“糊涂”。只有读懂他的人知道,所谓“糊涂”,不是真的愚钝,而是历经世事沧桑后的通透——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,是坚守良知的执着,是把聪明用在正道上的清醒。郑板桥的“糊涂心”,原是最难得的“聪明心”。

他有的,没有算计,没有计较,没有远方的繁华如锦,只有一点,当下心安。